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雜識

薛亨學記俗尚儉重文義近競豪奢

馮琦府治記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訟獄滋煩

趙喬年風俗利弊說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驚而又無
富之實有富之名歲辦額辦雜辦日益月增附郭一邑
頃且無端加稅八千有奇民窮而偷訟獄繁興一言不
合諍語搆訐一錢相競格殺輕生豪有力者通大猾爲
窩訪睚眦之恨株連旁及必報爲快且以開騙局焉慣
投匿名鬼狀陰圖吡嚇報復迆迆破人產隕人命莫可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一

究詰羣告黨證誣者十之八九幸得其情抑之不勝輒
復刁訟於上語侵縣官見謂偏護過聽使若不得其直
也甚則父子兄弟駢首對簿不難廷辯以爭錐末卽父
訴子失養其子猶嘖嘖訐父過不已也是尚可令漢賈
生見也哉

舊志平遙地瘠薄氣剛勁多耕織少商賈健訟尚侈

紀雲鶴平遙學記士之童入黨塾壯游膠泮者猶荆璞
未剖藍石待鑿烟質純幹得全於天

介休縣志萬歷間邑令史記事云每嘉士大夫敦朴有
古風獨慮民習於奢幾不可訓且崇佛重禱市利輕生

而少知教

舊志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

臨縣志土阜平叢川流迅厲其民悍而不奸感而易從
石樓縣志其性醇其俗儉樸畧少文男不經商女不緝
織惟農是務棟宇不飾民多穴處

舊志永寧土瘠民貧野曠人稀士多慷慨民亦質直勤
於業農拙於服賈衣冠文物頗有古風
舊志寧鄉地瘠俗儉無奇飾無逐末

元和郡縣志汾州貢龍鬚席石膏麻布菽粟石州貢胡
女布龍鬚席麝香麻布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鞍面氈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二

龍鬚席石膏消石石州土貢胡女布龍鬚席蜜蠟燭苾
蕒

王世貞酒品云羊羔酒出山西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
徹如冰清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山西通志酒有羊羔玉露豆酒火酒之名羊羔玉露尤
美宋張能臣酒名記有汾州甘露堂柴胡出汾陽孝義
永寧味殊芬唐汾州貢三七今無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
有龍於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
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荳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劉向說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項失其所。五蛇從之，周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王嘉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烟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三

思烟臺

後漢書周舉傳：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崔鴻十六國春秋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遵，或者以爲未宜。

替故有此災矣。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

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長奪一月俸。

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邪？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漸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四

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舉二子聞而淒然。

漢紀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晉書楊方傳：賀循報書諸葛恢曰：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晦，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

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鞞操馬鞭問臣我家阿貞來否

商芸小說郭林宗來遊京師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曰

裴松之注三國志於鍾會傳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

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

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更納正嫡賈氏又云會時遭所生母喪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人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曰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

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

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又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鳩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觀此則會自作其母

傳誣辭虛飾誠無足取而舊志及孝義縣志載之節婦且以張爲鍾繇妻孫爲妾據魏氏春秋孫寔夫人且孫出而更娶正嫡賈裴松之云鍾繇於時老矣而方納正室以是言之繇前此豈無正室者邪孫爲正室無疑貴妾攝嫡之言會之辭誣也

周書王褒傳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褒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褒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八

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魏書薛懷吉傳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懷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梁書海南諸國傳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

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越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瓜髮各一枚髮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九

歐陽修歸田錄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余時爲學士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維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

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當對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

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聞見錄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讀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東坡別集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公公曰願君至抗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有興也使箋

石林燕語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幾八十年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雜志文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一

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邪有一客詩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青子也

元好問忠武任君墓碣銘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勉卒

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謏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人。爲尙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愼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爲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二

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淳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早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徃徃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甚。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唯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旣久。靈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

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洞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奸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碑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

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粹爲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矯亢忌嫉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迨其受病旣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搯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爲耻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嗣而後之名鄉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

未之思與銘曰善爲言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原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以勝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張鼎新撰張承業碑夾城之役武皇遣公求援於岐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漸奔跼艤舟不得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解

賈至撰授蕭晉太府少卿制門下宮相之位亞卿之職朝廷所精擇必惟其人守西河太守蕭晉陽城太守嚴向等歷踐中外皆聞政理涉於艱難尤著誠節宜司長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四

府之劇式備儲闈之選晉可守太府少卿向可太子左庶子

蘇頲撰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鍊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迺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攄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朱竹垞曝書亭集余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

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乃言於按察副使曹公溶徙之於州學

裴士淹白牡丹詩序開元末士淹爲郎官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

周佑韓醫婦記畧余母患噎病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至盡聞介休韓婦治噎有奇效僕馬迎之來以花椒煮水令屢漱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五

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令咽其液數以指搯咽喉外用箸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卷之狀若虬龍能蜿蜒動婦言咽人者其物二一居喉一居心坎上仍治如前法復出一物隨呼作麵茶食之三日而起贈以錢絹及所乘馬婦取錢餘謝不受嗟嗟昔秦越人治虢太子太史公奇其事今世病噎者百無一生婦能舉奄奄垂盡之氣三日而起之其功豈在越人下也吁韓婦有奇術而能不貪亦異人哉因紀事以勒諸石

華嚴寂大士墓銘曰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

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
乃祝髮君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
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
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
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士
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曰吾爲龍天說耳龕前
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
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
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枕右脇而化
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六

具錄起塏於普照華嚴銘曰大方無隅涉跡則偏攝一
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
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
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續高僧傳曇鸞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自出
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今
號鸞公巖

通志元梁誌通介休人號達眩子元丙子間慕道西遊
終秦之玉泉觀或遇於長安灞橋與使客傳鑰封煙霞
無爲真人

通志明范榮字子蘭介休人永樂甲午舉人任江西興國令相傳僧遇仙人張三丰遺詩曰鐵笛風吹破曉烟相逢又在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爲事訴與毫端不盡傳白髮垂纓君已老青雲得路我爲先世間舊景只如此何不同歸一洞天成祖朝邑人忽遇榮於京師榮約終日飲邑人笑而去後成祖物色三丰不得徵知與子蘭友因遣使至介休訪之邑人云見子蘭於京邸遂與偕往榮曰吾固知君之必復也相與傾倒項之竟不知子蘭所往

通志明王元寧鄉人少貧負薪同樵者歌詠胥叶仙什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七

娶妻未婚薄遊燕習吐納術既卒太監梁訪將殯之啟棺無迹人復見於關西連雲棧中

通志明王綱居孝義北姚村之古廟終年不舉火嘗約人遊五臺其人告而去至山下道人笑迎之已先至矣又送下山囑曰我所居屋勿爲風雨毀壞及其人歸道人乃立化古廟中計卽山下笑迎日也因立碑以誌異云

通志明高神仙臨縣人少遇異人授木尺病者擊尺輒愈冬時浴湫河冰立解

通志明孫浩遠字雲際自號樂陽子永寧州人得五雷

天心正法禱雨立應以符藥濟人疫癘多解後羽化
孝義縣志吳悉達始居聞喜兄弟二人以報父母讐避
地來居門內和睦敬愛賓客恤窮乏不吝傾橐遇恩贈
其父官欲改葬亡墓所在哀訴於神忽足下地陷得父
棺有司以聞於朝

介休縣志東澗谷村民收養一白牛一日牛忽言曰吾
乃泓中白龍神也久居於斯被黑龍所困約明日與戰
見有黑氣可助我以礮倘得驅黑龍去吾可安居於此
以濟爾鄉次日衆至泓所果水波沸騰黑氣四塞卽如
言助之旋見黑氣冲天而去因名爲白牛泓

介休縣志文家莊舊無龍王廟相傳昔年南山水漲時
忽漂一巨石於此其狀如牛一老人夜夢石作人言曰
吾白牛泓中龍神也可建廟於此以爲邑中禱祈之便
遂立廟祀之今廟中有池池中尚卧大石

平遙縣志俗健訟平居里閭及市井之間片言相左拳
歐挺擊刃刺甄石齊下惟恐不死或以睚眦或以言語
或以數十文錢致殺傷者率以爲常及陷罪當坐則懜
然而已至於受笞公堂忍死吞聲不出一乞憐哀語杖
刑之下亦不移地尺寸有痛楚弗堪滾離所伏階墀地
或上下左右者鄉里率薄鄙斥下之以爲非夫此人終

世爲親故所不齒當杖之時父兄持瓦石立堂外謂之曰汝如敢移那尺寸地卽非吾子出衙吾卽立斃汝矣以故忍死受責如木石人者其悍且愚如此而畏官府復如神明

平遙縣志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九日鹽運司發國稅銀萬餘宿洪善鎮被賊五十餘人劫去本鎮按察司承差李得智鄉民曹廷瑞劉權李質率領鎮人李得海等八十餘人趕賊奪稅還鎮四人爲殿皆以力捍被殺撫院楊嘉其奮勇捐軀各給銀七兩爲葬埋資鹽院汪以事申戶部各賞銀十兩仍免其子差徭十年匾其門曰殞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十九

身王事

平遙縣志劉澤民字潤卿少慷慨重然諾才智絕人然任俠使氣人不敢迫視年四十卽長齋布衣折節行善事修惠濟橋量工度材雖尺寸必周凡經營八九年而橋成他如平道塗收棄嬰多有力焉太原傳徵君重其行誼與之交

平遙縣志張三樂字玉吾國學生順治元年土賊李虎侯應任國啟等大肆搶掠所在振驚六月六日圍困南鄉之段村村堡淺卑勢將傾潰賊中忽揚聲曰與我千金者我當釋爾以去不攻也三樂曰堡一潰此中千百

人老少婦女生死存亡名節所係千金小事耳吾何惜焉遂出銀一斗令數人持至城下益以酒食羊豕賊相視喜出意外遂引黨衆去去數日復還欲攻人曰賊耳雖捐金無益也其黨中欲攻者首領李虎也侯應獨不可曰吾曹雖作賊亦有信義人以千金與我許而復悔如此豈得名賊乎竟引之去

胡庭李節婦傳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妬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託索器物肆媠嫚李察其爲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約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

汾州府志

卷二十六

雜識

二十

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爲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衆賊出封其門已丑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同時史家堡張氏女者十四歲于歸憚男子拔簪刺夫股夫怒竟遣還遂不復嫁乃僦陋巷傭女紅自給夫謝而迎之曰我幼穉無知畧不相矜恕何顏更相見卒不往獨居五十九年病一夕歿